

秋虫争霸,小蟋蟀要“闯”大市场

□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

“

它,曾在《幽风·七月》里吟唱;
它,曾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哀鸣;
它,曾在鲁迅的百草园中弹琴;
它,曾在流沙河的笔下,跳过台湾海峡,在台北上空悄悄降落……
它,就是蟋蟀。

金秋时节,这只蟋蟀再度鸣唱在2020菏泽中华蟋蟀博弈友谊邀请赛上。
蟋蟀,古称促织,俗称蛐蛐儿,是我国具有悠久赏玩传统的鸣虫。

与其他昆虫相比,蟋蟀个头不如蛔蛔,声响不如知了。它究竟有什么魅力,令无数人为之折腰?近日,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一些蟋蟀爱好者,听他们分享了蟋蟀的故事。

菏泽蟋蟀,“论剑”争雄

秋风起,蟋蟀鸣。

捉虫、起闹、交口、单叫、落闹……

9月19日,2020菏泽中华蟋蟀博弈友谊邀请赛在山东杨湖酒业有限公司举行。

上午9时,比赛开始,蟋蟀分组进入比赛现场——一只椭圆形透明器皿。

“赛场”由一个闸板分成“楚河汉界”,两只即将参加比赛的蟋蟀由引草员带到这里“热身”。“赛场”一旁,各队其他准备参赛的蟋蟀在一只只小盅里“候场”。

除了“赛场”和闸板,提笼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提笼的造型有点儿像锤子,不过,“锤头”部分是空心的,这就是笼,

较长的柄方便于蟋蟀爱好者捉拿。

一般赛前蟋蟀进场,蟋蟀爱好者要把蟋蟀从罐里赶进提笼,然后放进“赛场”。比赛结束后,把蟋蟀“请”出赛场,送回蟋蟀罐里。

两只蟋蟀真正争斗的时间非常短,所以比赛开始前,蟋蟀爱好者们都瞪大眼睛、凝神屏气地观看。

两只蟋蟀起初在“赛场”的两个半区,引草员用草炭挑逗争雄双方,以激发它们的斗志。

“比赛开始!”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,闸板提起,两只蟋蟀正式比赛。就像古时候的武林高手过招,两只蟋蟀先是对峙、观察,然后试探。

突然,一只蟋蟀猛地发起进攻,

冲着对方狠狠地撕咬起来,对方也不示弱,用力跳起反扑。牙对牙,头对头,几个回合下来,一只蟋蟀调头逃跑,另一只蟋蟀昂首长鸣,发出胜利的鸣叫。

为便于广大蟋蟀爱好者观看比赛,比赛全程由一台摄像机近距离拍摄,投映在主席台上的大屏幕上。广大蟋蟀爱好者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观看直播,不时发出赞叹声、助威声、呐喊声。

比赛现场,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见到一台小小的蟋蟀秤。

一名蟋蟀爱好者介绍,在正规的比赛中,蟋蟀比赛前都要称重,就像参加举重、拳击比赛一样,斗蟋蟀也

是按重量级别进行的。

经过多轮激烈竞争,菏泽一队夺冠。

本次比赛由菏泽市收藏家协会、山东杨湖酒业有限公司主办,旨在传承、弘扬蟋蟀文化,打造菏泽蟋蟀品牌。

据菏泽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宋新明介绍,菏泽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从2011年首次举办,截至目前已经整整10年。菏泽市收藏家协会蟋蟀文化委员会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,经过精心筹划,按时在每年金秋时节举办中华蟋蟀博弈邀请赛,这已经成为菏泽蟋蟀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件盛事。



全神贯注



归笼



虫友聚会

蟋蟀好抓,“好虫”难寻

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。”叶绍翁的这首名诗《夜书所见》,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儿童夜晚捕捉蟋蟀的美好画面。

“逮蟋蟀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农历七夕前后,通常在夜晚进行,有时一逮就是一个通宵。”菏泽资深蟋蟀爱好者赵大雷说,捉蟋蟀可不是个干净活,捉时要穿上破衣破裤,怕庄稼划脸、划耳朵的话,还得戴上帽子,每次捉完蟋蟀都是一身臭汗。

从赵大雷的描述中,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图

画:漆黑的夜晚,三五个蟋蟀爱好者出现在一片玉米地里,他们头顶头灯、手提手电筒,一边蹑手蹑脚地拨开玉米秸秆,一边侧耳倾听。蟋蟀出现了,一名蟋蟀爱好者探出网兜,猛地往地上一扣。头灯照射处,一只蟋蟀已经落网。他随即从挎包里取出蟋蟀罐,罐口对准网兜,轻抖手腕,蟋蟀顺势跃入罐中。

天亮前,几个人拿着自己的“战利品”会互相比较一番。赵大雷捉到的蟋蟀在个头和品种上往往获得不少称赞。

赵大雷说:“捉蟋蟀有一个窍门,

就是一般在晚上12点之后行动。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,后半夜钻进玉米地一听,很容易确定哪只蟋蟀是‘好虫’。”

据几名蟋蟀爱好者介绍,抓蟋蟀的过程有很多讲究:要考虑蟋蟀的生活习惯,比如蟋蟀穴居,常栖息于地表、砖石下、土穴中、草丛间,这就锁定了一个捕捉范围;抓蟋蟀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,白天蟋蟀很少出来,基本不鸣叫;在抓蟋蟀时,要仔细地听其叫声,一只好蟋蟀的叫声是特别明亮的。

在菏泽大规模棚改之前,不少蟋蟀常常隐藏在旧房子的砖缝里,随着

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,目前这类老房子越来越少,广大蟋蟀爱好者通常到庄稼地里去捕捉蟋蟀。

据悉,斗蟋蟀这项古老的娱乐活动,在我市盛行了很长时间。随着玩蟋蟀的人逐渐增多,我市前几年成立了蟋蟀文化委员会。

“近年来,市蟋蟀文化委员会成员逐年增多。工作之余,大家以虫会友,相互学习,经常聚在一起捉虫、养虫、斗虫,从中体会到无穷乐趣。蟋蟀文化委员会委员也代表菏泽去外地进行一些比赛。”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宋新明说。

小蟋蟀,呼唤大产业

采访中,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小故事。

相传,清末时期,有位爱好蟋蟀的钦差大臣路过菏泽,听说菏泽吕陵的蟋蟀品质不错,就逮了几只带回京城。一天,几位大臣聚在一起玩蟋蟀,这位钦差大臣养的几只“常胜将军”均败下阵来。自己的蟋蟀处于下风,钦差大臣的脸色有点儿挂不住了。这时,家眷提醒钦差大臣,还有几只菏泽的蟋蟀可以上场试一下。重新比斗,菏泽的蟋蟀连连获胜,钦差大臣的脸色转怒为喜,于是将菏泽的蟋蟀作为贡品送给了慈禧。

虽然这是一个传说,但菏泽的蟋蟀确实并非徒有虚名。菏泽产的蟋蟀身体体厚,因性烈、强悍、善斗,正逐渐受到北京、上海等

地蟋蟀爱好者的青睐。

据了解,菏泽属于黄河冲击平原,农作物和矿物质比较丰富,为蟋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造就了菏泽蟋蟀体质好、勇猛善斗的品性。菏泽的土壤呈弱碱性,适宜蟋蟀生长,骨骼、牙齿比较坚硬,所以菏泽的蟋蟀以凶猛、善斗、骨硬、行谐、色纯、品全而著称,为我市养蟋斗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。

菏泽作为我国著名的自然虫产地,本地的代表名品“曹州黄”和“曹州青”已被收编到国家蟋蟀名录之中。

中华蟋蟀文化,历史悠久源远流长,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、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,也是中国的艺术。斗蟋蟀亦称“秋兴”、“斗促织”、“斗蟋蟀”,是中国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。

史料记载,我国养斗蟋与鸣虫始于唐朝天宝年间,南宋为蓄养鸣虫斗蟋蟀最著名的时代。当时,蓄养鸣虫斗蟋的用具已由金银竹板笺发展到万盆泥罐。南宋宰相贾似道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《促织经》。

明清两代,是中国虫文化、斗蟋史中的鼎盛时期。到了清代,斗蟋更加兴旺,从宫廷到民间、从城市到穷乡僻壤,从帝王将相、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,善养者千千万万。

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斗蟋蟀被贴上了“旧文化”的标签,曾一度被视为非法活动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,民间斗蟋蟀的活动又风生水起。

宋新明介绍,近年来,菏泽广大蟋蟀爱好者在一起进行捉蟀、养蟀经验

交流,蟋蟀交易和蟋蟀文化研究等活动,促使菏泽蟋蟀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;菏泽目前已经成立了几处中小型蟋蟀文化交易市场,为广大蟋蟀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。

据了解,目前菏泽蟋蟀爱好者“朋友圈”已经扩大到300多人,牡丹区大约有100多人。

随着“朋友圈”的扩大,与蟋蟀相关的产业在菏泽方兴未艾。“德州、泰安的一个乡镇,蟋蟀产业年产值可以达到数亿元,我市蟋蟀产量大,发展前景广阔。”赵大雷介绍。

宋新明表示,菏泽市收藏家协会蟋蟀文化委员会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,将继续发挥好蟋蟀文化推动者的作用,菏泽蟋蟀文化产业定会走得更远,为助推全市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做出贡献。

饲养蟋蟀,精益求精

在菏泽,做有关蟋蟀的采访,赵大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资深虫友。

9月21日下午,在接受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,赵大雷说,他迷上斗蟋蟀是源于多年前的一次“凑热闹”。

1984年前后,天津的几名蟋蟀爱好者来菏泽交流。他们带来的专业器具,让赵大雷大开眼界。从那以后,他才知道斗蟋蟀有这么深的学问:蟋蟀要精心喂养,还要有专门的器皿来盛装。

“蟋蟀是三分捉、七分养,每天给蟋蟀喂食、洗澡就要耗费大部分时间。养蟋蟀比养自己的孩子还要费精

力。”赵大雷说。

“每天夜里捉来蟋蟀,随后要进行挑选,不适合的放回农田,然后就是喂养、清理垃圾,一天忙活下来,夜幕降临,再次走进农田去捕捉蟋蟀。”赵大雷说,“我通常每年都要喂养五六百只,每天都要围着蟋蟀转。”

说起对蟋蟀文化的热爱,菏泽市收藏家协会蟋蟀文化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王先生介绍,用蟋蟀的“信”“勇”“忠”“知耻”“识时务”五德给出了解释。

蟋蟀在秋天到来的时候,能适时地鸣叫,说明蟋蟀“守信”;蟋蟀遇敌必斗,这是它的“勇”;蟋蟀在斗场上,斗

伤致死,是蟋蟀的“忠”;两只决斗的蟋蟀,斗前都会鸣叫示威,但斗败的一方不再鸣叫,说明它“知耻辱”;天冷时,寒冷归羽,是蟋蟀的“识时务”。

王先生说他自幼喜爱蟋蟀,斗蟋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蟋蟀有五德,人有品德、操守,这是相通的。”9月22日上午,王先生在接受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,蟋蟀文化需要联想、思考和提升,“玩蟋蟀可以分为几个层次,开始时单纯找乐子,深入研究后,提升自身境界,弘扬中华民俗文化。”

说起玩蟋蟀,赵大雷认为最大的

收获是以虫会友。

多年的斗蟋蟀经历,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。通过蟋蟀,更多人知道了菏泽,菏泽蟋蟀在全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他经常带着自己的蟋蟀到浙江、上海、天津等省市交流。代表菏泽参加比赛是其中一个原因,重要的是为了推广菏泽的蟋蟀。

爱屋及乌,因为对蟋蟀的热爱,赵大雷迷恋上了收藏蟋蟀罐。

9月21日下午,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前去采访时,他正在整理蟋蟀罐。据了解,他目前藏有近千只蟋蟀罐,其中不乏一些收藏价值较高的名品。